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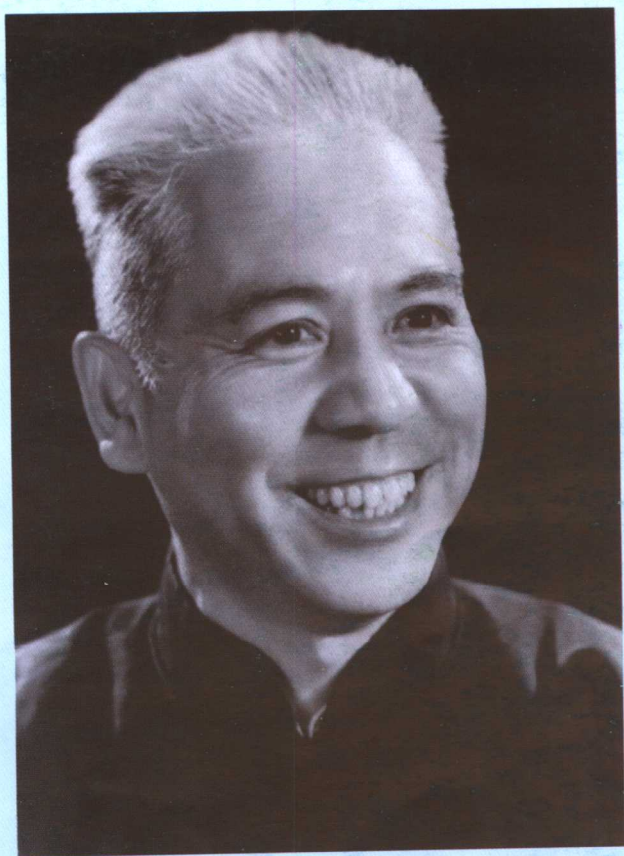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書系

4

李信与红娘子

●《李自成》之四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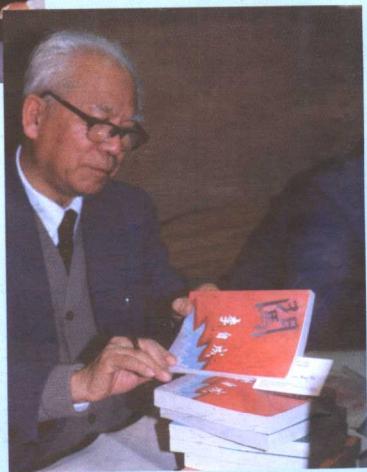


姚雪垠

(70年代初)



与香港读者交谈
(1985)



为香港读者签名
(198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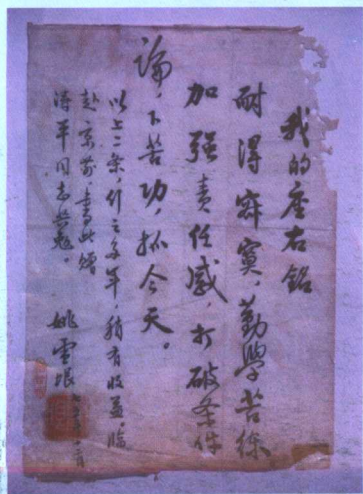
为解放军战士签名
(1978)



读者排队争购《李自成》
(1978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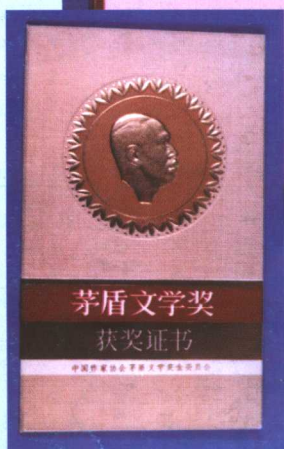
在北京幸福村寓所：研究史料（上）；
查阅卡片（右下）（1978）



座右铭手迹



茅盾文学奖证书及奖章（左下）



《李自成》被全国中学生评为“我所喜爱的十本书”之一，左图为所获纪念铜像



出版说明

《姚雪垠书系》收姚雪垠(1910—1999)自1929年以来的各类著述,按文体初编为二十卷,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。

《书系》前十卷为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。其内容与先出的五卷本相同,只是将原有的十二册新编为十卷,并遵照著者生前的设想,给每卷另加一个独立的书名。

《书系》后十卷收著者的其他著述,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、时评、通讯、纪实文学、回忆录、剧本、文学论文、史学论文、讲演录、访谈录、书信、译作等,大致按先创作后理论、先小说后其他体裁、先长篇后中短篇的体例予以编排。凡是不止一次出版或发表过的著述,一般采用后出的或经过修订的版本,同时参照初版本、早出的版本加以校勘。凡是首次公开出版的手稿、油印稿、录音整理稿,均在尊重著者原意的前提下,视具体情况,或原封不动,或稍作整理,或添加注释。其编辑经过,则以“本卷说明”的形式分卷作出交代。

限于水平,《书系》在资料搜集和编校注释方面恐仍存在粗疏错漏,深望读者不吝指正。

《姚雪垠书系》编委会

1999年7月

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三年夏初,李自成率队离开商洛山,从武关突围后,在鄢阳山中潜伏下来。十一月,趁杨嗣昌所指挥的数省官军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陕交界地带,湖广、河南十分空虚,李自成悄无声息地经浙川进入河南,通过号召饥民,一个月后发展到十万余人,开始向洛阳进兵。

这时,牛金星、宋献策均已加入义军。而李信因放赈而被仇人陷害,下入杞县狱中。红娘子攻破县城,救出李信,从而把后者推上了起义的道路。在投奔闯营的路上,李信致函李自成,提出了“据宛洛以争中原,据中原以争天下”的富于远见的方略。同时他改名李岩,字林泉,表达了与昨日告别及将来功成归隐的心愿。

十四年正月,义军攻破洛阳,杀了崇祯的叔父福王。李岩与红娘子在胜利的喜庆日子里结为夫妻。二月上旬,义军向河南省会开封进军。明末农民起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目 录

李自成星驰入豫	(第 1—3 章)	1
李岩起义	(第 4—9 章)	66
伏牛冬日	(第 10—16 章)	190
河洛风云	(第 17—21 章)	359

李自成星驰入豫

第一章

十一月的一个深夜，上弦月已经落去，山影昏黑，树色如墨。在郧阳西南大约两百里远的万山丛中，有一座山寨雄踞在小山头上，三面是悬崖峭壁，只一面有曲折的小径通往山下，而山下有一座大庙已经荒废，如今驻扎着一队李自成的义军，控制着三岔路口。显然，在若干年前，这座大庙的前边原有一条山街，几十户居民，三四家饭铺，是南来北往客商行人的打尖歇脚地方，并且隔日逢集，买卖油盐杂货。因为连年战乱，如今这山街完全成了废墟，瓦砾成堆，荒草满地。大庙的房屋有的被烧毁了，有的倒塌了，剩下很少。三四百义军有的住在破烂的大雄宝殿中，有的住在山门下边，有的住在帐篷中。此刻，十几个帐篷已经拆掉，打成捆子，准备驮走。将士们一堆一堆地聚集在背风的地方烤火。战马正在啃着半枯的荒草，有的在吃着豆料。鞍辔放在马的旁边，随时可以上鞍。火头军分在几处做饭。地灶中的木柴在熊熊燃烧，大锅上冒着烟雾。

山寨中的一个大厅中，燃着柴火，点着桐油灯，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会议已经开过很长一阵了。将领们因为闯王已经决定在五更动身，拉出郧阳境，重新大干一番，心情十分振奋，发言特别热烈。五个多月来，他们遵照闯王的严令，分散潜伏在郧阳以南的大山中，主要靠射猎为生，生活很苦，又不能找官军打仗，也不能去攻破城池，有时为打粮去攻破山寨也不能打闯王旗号，所以早已在郧阳山中住得又闷又急，简直不能再忍受下去。如今，这天天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。

经过会议开始时闯王的扼要介绍，大家对郧阳大山以外的军事形势已经清楚。当时，张献忠和罗汝才已经在川东巫溪和大昌之间杀死了四川名将张令，杀败了著名女将秦良玉^①和别的川军，冲破了包围，深入四川内地，有消息说他们正在往成都奔去。杨嗣昌现在四川，有人说已经到了重庆。原来云集在川东的几万官军，有的溃散，有的跟在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屁股后边团团转，疲惫不堪，士气低落。贺人龙等人所率领的陕西官军都集结在汉中以南和广元以北的川、陕交界地方，防备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广元突入陕西。总之，杨嗣昌所指挥的数省官军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、陕交界地方，湖广和河南两省官军十分空虚。革、左四营自从崇祯十一年到了皖西和鄂东一带，没有大的作为，每年夏天进入大别山中休息士马，秋天出来打粮。后来老回回也去了，合为五营，所以又

^① 秦良玉——四川忠州人，石砭土司宣抚使马千乘之妻。千乘死，代其职，挂总兵官印，所率土司兵俗称白杆兵，在当时颇著名。关于张、罗入川之战，见《李自成》之三第8、9章。

称为回、革五营。湖广官军没有被杨嗣昌调入四川的都随着巡抚宋一鹤驻在鄂东，对付回、革五营。在河南和山东两省和皖北各地，到处有农民起义。单说河南境内沿着黄河南岸上下千里，较大的股头就有一百多个，有的几百人、几千人，也有上万人或数万人的。河北农民，纷纷起事，在太行山占据山寨，已经使从真定到黄河岸道路不通。而且这一年，两京^①、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，到处大旱，又有蝗灾，饥荒十分严重，许多地方的老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，人吃人的事不断发生。

这些情况，使将领们确实明白如今是拉出鄢阳山中的大好时机，也明白闯王要将人马拉往河南是英明决策。但是有些将领急于一出鄢阳山中就赶快打几个胜仗，攻破几座城池，痛快地大干起来。尤其马世耀新从鄢阳城附近哨探回来，深知鄢阳城中的官军不多，新任鄢阳巡抚袁继威将一部分官军派往房县，留在鄢阳城内的不足千人。另外，如今鄢阳城内住了许多降将眷属和跟随眷属的亲兵，全是陕西老乡。他建议暗中联络一些降将眷属和亲兵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攻破鄢阳府城，活捉巡抚和知府，夺取鄢阳城内的粮饷、辎重，来一个石破天惊，然后杀往河南。许多人听了这个主意都激动起来，表示赞成，并且纷纷地补充一些破城办法。还有人进一步提出在破了鄢阳之后，直趋襄阳。能袭破襄阳更好，即使不成功，也会使杨嗣昌惊慌失措，东西不能兼顾，他的全部军事部署都要

① 两京——明朝的两京，指北京和南京，也泛指北京附近的畿辅和南京附近的应天府和松江府一带地方。此处即指后者。

打乱。

李自成一直静静地坐在屋子中间的一堆火边，同刘宗敏坐在一条板凳上，听着大家说话，想着许多问题。他明白将士们目前因为要拉出郧阳山中，士气空前高涨；他也明白，郧阳城内的守军力量很弱，马世耀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。然而他用的心思比众人深得多。在大家的热烈发言中，他的心情很不平静，有时像大海中波涛汹涌。坐在他身旁的刘宗敏用肘弯碰他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李哥，大家说的不少啦，你现在就说几句吧。”闯王点点头，随着轻咳一下，清清喉咙，准备说话。宗敏赶快转向大家说：

“大家静一静，别再说话，听闯王说吧！”

全场登时没有人再做声了。松木柴吐着旺盛的火苗，照得闯王的脸孔通红，眼睛分外明亮。几乎所有的将领都望着他的脸孔，等他说话。

闯王坐直了魁梧身子，面带微笑，向全体将领们环顾一下，按捺住心中的激动，然后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说：

“这几个月，大家跟着我受苦了！咱们老八队的将士如今剩下的不多，一个个都是铁汉子，再苦能撑下去，再困难能顶得住。五月初，我对大家说，能在这郧阳大山中撑下去就有胜利，撑不下去就还要受挫折，说不定连老本儿也会丢光。我起义了十几年，在战场上经过多次风险，又被围困过几次，懂得了一个‘撑’字诀。有时两军鏖战，杀得难分难解，血流成河，死伤遍地，就看谁能够多苦撑一个或半个时辰。有时，能够多苦撑片刻就有胜利。人们都称赞咱们老八队能攻能战，其实多半是依靠大家都有一把硬骨头，肯跟着我在困难的时候咬

紧牙关苦撑。”

闯王说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在将领们的心上，唤起了不少历历如在眼前的苦战回忆，频频点头。袁宗第不由得说了句：

“只有咱们跟随闯王多年的这班铁汉子，才懂得越是艰险困难越要硬着头皮顶住！”

闯王接着说：“从五月初以来，我们偃旗息鼓，销声匿迹，隐藏在这鄖阳山中。我们隐藏起来，尽量藏得越机密越好，使杨嗣昌不知道我们的踪影，为着何来？正是为着今日跳出去，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。这几个月，好多将士急得心慌，闷得要死，抱怨我不率领大家乘官军不备杀出去，老是隐藏在这人烟稀少的穷山野林里。如今都明白了吧？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有时就要善于等待，就要耐得寂寞。真正的英雄事业不在于一时热热闹闹，要想着如何才能够旋乾转坤，使山河改色。这几个月，朝廷认为我们已经完了，再也不足为虑；杨嗣昌认为我们完了，一心只想着追赶围堵敬轩；就是敬轩他们，因为听不到咱们的音信，恐怕也认为咱们再也翻不起身了。好，好得很！”

许多将领都笑了起来，有人心领神会地点头，有人忍不住快活地说：“好，好，这才是神出鬼没！”李自成也笑了笑，又接着说：

“如今咱们突然出去，只要奔入河南，号召饥民，就会立刻扭转大局，使朝廷惊慌失措。兵法上说：‘不动如阴^①，动如雷

① 不动如阴——意思是当部队须要隐蔽不动的时候，好像处在幽暗的阴影中，使敌人不易觉察。也可以解释为像阴云蔽天，连星辰也看不见。见《孙子·军争篇》。

震。’又说：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’咱们隐藏在这郢阳山中，就是守；如今去进兵河南，纵横中原，就是攻。只有隐藏得好，才能够乘时进攻，使敌人觉得我们好像是自天而降，又像是迅雷闪电。俗话说‘迅雷不及掩耳’。咱们就是要像迅雷一样奔入河南，使敌人措手不及。”

田见秀插言说：“古人说：‘静若处子，动若脱兔。’也是不动的时候要像大姑娘深藏闺中，动起来像脱网的兔子那么快。说脱网的兔子虽不大好，只是个比方吧。”

许多人笑了起来。有一个声音说：“咱们是猛虎下山！”

高一功也笑着插言说：“起初，许多将士不明白闯王为什么选择在这郢阳以南的大山中隐藏起来，如今该明白了吧！那时候，张敬轩和曹操都想入川，惠登相们许多股也都在川东，杨嗣昌驻在夷陵，他亲自指挥的官军和四川巡抚邵捷春指挥的官军都在川东，真正是大军如云。咱们何必去凑热闹？咱们的人马很少，力量很弱，既不愿给敬轩吃掉，也不愿给杨嗣昌吃掉，像夔州府一带热闹地方是千万不能去的。至于……”

有人插言：“曹操、惠登相们九营，一则都不是走的真正起义光明大道，三四年来，看见官军势大，时时怀着个受招抚的心，果然到川东以后，吃了败仗，风势不利，都纷纷投降了杨嗣昌。听说要不是张敬轩及时赶到，紧紧拉住，连曹操这个琉璃蛋儿也滚到杨嗣昌的脚下啦。咱们跟这些货不是一条路上的人，平日也尿不到一个壶里，干嘛要跟他们混到一起？闯王率领咱们来到这方圆几百里的郢阳山中，静观大局，息马养锐，真是一着妙棋！”

高一功又说：“当时有些将士们不很懂闯王的高明主见，一则不相信好时机果然不久就到，二则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潜伏。虽然闯王同大家讲过，可是咱们有些人因为站得不高，看得不远，还是不能真懂。那时杨嗣昌在军事上正在得势，闯王一眼就看准那局势不会长久，所以下决心潜踪隐迹，在这郧阳以南的山中息马。这地方选得真好。咱们既不到夔东一带去凑热闹，也不到郧、襄以东去将宋一鹤的湖广官军引到咱自己身边。至于像陕西的安康、平利一带，紧靠四川的竹溪、竹山一带，当时都有左良玉等人的官军驻扎。只有这个地方是一块空地，谁也不来。看是空地，却离郧阳只有两天路程。郧阳是陕西、湖广和河南三省的来往要道。时机一到，从郧阳出去，愿去哪儿都行。所以闯王选定这儿屯兵待机，十分妥当。如今大家再不会抱怨了吧！”说毕，哈哈一笑。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闯王接着说：“你们各位刚才提到攻郧阳府城的事，倘若在两三年前，我一定采纳，会称赞这是个很好的主意。目前不但是郧阳守军力量薄，像附近的郧西、白河两县，守军更其空虚。破郧阳还不敢说十分容易，破那两个县城确实是唾手可得。可是咱们眼下决不攻城，大小城池都不要进。他们下帖子来请，咱也不去！”

许多将领不明白闯王的意思，用奇怪的眼神望着他，也有人互相看一看，立刻又注视着闯王的脸孔。从另一个火堆边有谁轻轻地向旁人问：“为什么不破城池？”另一个悄声说：“别吭！听闯王说出道理。”自成笑一笑，继续用平静的声音说：

“这几年，我吃过不少亏，也长了一些见识，懂得如何在最

艰苦困难的日子里要鼓起勇气，准备胜利，在一帆风顺的时候要多想想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千万不要样样事都只朝着顺利方面看。凡事，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，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。拿目前说，咱们赶快神不知鬼不觉地奔到河南是上策，先攻破鄢阳、鄢西等城池再去河南是下策。咱们目前只有一千挂零人马，其中还有一些眷属。倘若急着破城池，像你们说的来一个石破天惊，下步就不会顺利了。那样，势必引起杨嗣昌的重视，分兵来对付咱们，像往年一样惹动官军追赶咱们不能立脚。那样，咱们纵然有翻天覆地的打算，也会落空啦。何况，鄢阳在目前是军事重镇，有巡抚驻守，袁继咸这个人不是草包，万一攻不破，损伤了一些将士，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？咱们一旦到了河南，如今跟着我的每一个弟兄都有很大用处，一个人要顶十个人用，顶一百个人用，所以我要尽量避免打仗，连一个弟兄也不损失！”

刘宗敏向大家笑着说：“这几个月，咱们闯王除打猎读书之外，想了些翻天覆地的军国大计，可不是只图赶快破几座城池，杀几个官儿，痛快一时！”

闯王兴奋地接着说：“对，对，打仗并不是只图痛快！打仗，要争大利不争小利。该争的必争，该舍的必舍，万不要因小失大。兵法上说：‘途有所不由，军有所不击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争。’我们如今志在奔往河南，纵横中原，所以一路上决不攻城，不走鄢阳和均州之间的大道，也不打算吃掉小股官军；能够又迅速又机密地奔入河南，就是打了一个大的胜仗，跟着就能够做出来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。刘二虎已经在夏天从商洛山进入豫西内乡一带，明远在上个月也去了。我已经

派人告诉二虎，叫他在浙川境内等候迎接我们。我们要走哪条路奔往河南，沿路如何避开官军耳目，请大家商量商量。至于到河南后如何大干，今晚暂且不议。大家必须略睡一睡，准定四更起床，五更动身。还有几条军纪，马上捷轩要告诉各位，在起程前向各哨弟兄宣谕，一体遵守。”

闯王因为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办，留下刘宗敏和田见秀主持会议，带着高一功出去了。

将近五更，李闯王的部队出发了。虽然全营人数只有一千多一点儿，却分成几队，以便必要时可以立刻化整为零，分散进军，避开官军耳目。袁宗第率领头队。田见秀率领二队。高一功率领三队，保护老营。李过率领二百精兵作为四队，走在老营后边。孩儿兵只剩下二十多人，跟随老营。闯王和刘宗敏率领亲兵亲将约五十人，暂时跟着老营出发。老营卷旗息鼓，不许泄露出是闯王人马，更不许泄露出开往何处。在出发前，由刘宗敏向老营宣布了闯王的严令：沿路不许攻城破寨；除非官军和乡勇拦路，不许同他们作战；遇百姓平买平卖，不许强拿百姓一针一线。出发后大约走了二十里路，太阳出来了，照着路两旁山上的枫树林，一片鲜红，不见边际。

部队出发后故意往西北走，好像是要从白河县附近进入陕西。两天之后，从将军河附近夜渡汉水，继续往北，在白河和郧西两县之间停下来休息一天，故意派出一小队骑兵到夹河附近哨探。白河和郧西两县的知县都得到了消息，认为这是一股溃散的“流贼”，有意奔入陕西，一面加紧守城，一面飞